

爱我别使坏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蘇文藝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恋愛新世代系列

(台湾) 于嬭 著

005

恋爱新世代系列

爱我别使坏

台湾) 于嬪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0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爱新世代. 爱我别使坏 / 于嬅著. --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5399-2304-0

I. 恋... II. 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0098 号

书 名 恋爱新世代·爱我别使坏

著 者 于 嬅

责任编辑 金 泉

责任校对 碧 水
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875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304-0/I·2177

定 价 30.00 元(共三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楔 子

“别跑!”

“抓住他,别让他跑了!”

夜半的小巷里,传来一阵阵喧闹的追喊声。

一名男子狼狈地跑进窄巷,几名男子紧追在后,高声喊着:“臭小子!别跑,你逃不掉的——”

不跑?不跑的人才是傻瓜!

楚展塘使尽吃奶力气地跑着,冷冽的寒意几乎榨光他肺里的空气,回头迅速瞄了眼身后穷追不舍的男子,宛如暗夜中的恶煞,让人不寒而栗。

扭头继续往前跑,他死命地往前面热闹喧嚣的大马路冲,众目睽睽之下,这些人总不敢对他怎么样了吧?!

怀着一线希望,他使劲拔腿往前狂奔,奈何后头紧追的脚步却越来越近、越来越近——

突然间,一个重物猛然飞扑而来,将他压倒在地,他全身剧痛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咫尺前几乎伸手可及的光亮。

“逮到他了!”

一个粗暴的高喊声响起,几个人也随后气喘吁吁地赶到他身边。

“臭小子,敢跑给老大追!你活得不耐烦了!”





说罢，几人对着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，泄愤的意味甚于教训。

“够了！”

一个冷酷的声音遽然传来，几人立刻停下动作退到一旁，把位置让给自后头缓缓走来的黑衣男子。

走到鼻青脸肿的楚展塘身边，男子不怀好意地扯开嘴角。

“阿塘，好久不见了！”

“毛——毛哥！”楚展塘忍痛吃力地抬起头，颤颤地喊了声。

“原来你还记得我啊？”毛利扮出一脸吃惊，“我还以为你完全忘了欠我五百万赌债的事呐！”

“毛哥，我——我怎么敢嘛？”楚展塘赶紧从青肿的脸上堆出讨好的笑，谄媚得活像只哈巴狗。

“老大，别跟这‘卒仔’废话那么多，直接砍了他手脚比较快！”

楚展塘一听，脸色蓦地刷白，吓得差点没尿裤子。

“毛——毛哥，有话好说嘛！”虽然浑身痛得像是被剔筋断骨似的，但楚展塘还是咬牙勉力跪起身求情。

“好说？”毛利的笑容骤然一敛，光可鉴人的皮鞋踩上楚展塘的脸，将他淤紫肿胀的脸压在地上碾踩。“上次就是太‘好说’了，才会让你躲得不见人影，你以为这次我还会轻易放过你吗？”他冷锐的眼神像是想将他碎尸万段似的。

“你误会了！毛哥！我这阵子是在忙着筹钱，也难怪



你找不到我——”

“还想骗我！当年我出来混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呐！”踩在脸上的脚加重了力道。

“毛哥，饶命啊，我——我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……”楚展塘没骨气地连连哀声求饶。

看着活像过街老鼠的楚展塘许久，毛利终于松开了脚。

楚展塘吃力起身，赶紧爬到他面前不住地磕头。

“谢毛哥、谢毛哥！”

“欠的这五百万，你要怎么解决？”毛哥不怀好意地盯着他，阴恻恻的笑容让人毛骨悚然，“如果没钱，我只好拿你一条小命来抵！”

“有，我有！”来不及喘口气，楚展塘忙不迭地说道，“毛哥应该知道，我有个妹妹是当红模特儿吧？”

“你想拿你妹妹来抵？”毛利眸光一亮，眼底露出一丝垂涎。

楚展塘愣了下，这几个字钻进他的心里，像是舞动的撒旦般蛊惑着他——

忽然间，楚展塘脑子里浮现小荷那张恬静无辜的脸，难得的良知在这一刻骤然冒了出来。

“不，不是！”他连忙摇头，“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以去找我妹妹拿，她当模特儿赚了不少钱，请毛哥再给我一点时间。”





瘪三。

犹豫了许久，毛利终于开口了。

“我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要是再不还钱，你就等着拿命来抵，还有，别想逃跑，否则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，把你的手脚统统砍断！”

那双阴冷的眼神，让楚展塘身上蓦然闪过一阵寒颤。

撂下了狠话，毛利径自转身走人，几名追得死去活来的跟班小弟，临走前还不忘踹他几脚泄恨。

不支倒地的楚展塘痛得好半天无法动弹，好不容易，终于忍痛摇摇晃晃起身。

“啐！倒霉到家了！”他抹去嘴角的鲜血，恨恨地骂了句。

他的运气从赌输钱那天就背到现在，躲了一个多月，竟然还是被他们给找到了。

还钱？谈何容易？

他知道，小荷的钱大部分都被他给拿光了，别说是五百万了，恐怕连五十万都有问题。

更何况，小荷上回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往后不会再给他任何一毛钱了。

“真他妈的背！”

他又狠狠地怒啐了声，一脚将地上的饮料空罐往巷底一踢，这一使力，扯动身上的痛处，让他忍不住痛苦地半跪在地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突然间，一个醇厚且富磁性的嗓音自楚展塘面前响起。

他抬头望见一个衣履光鲜的男子，笔挺的蓝色衬衫上几乎没有一丝皱折，质料上等的西装外套随兴地用食指勾在背后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你看起来伤得不轻。”见他不说话，男人又再度问了句。

他的穿著、谈吐像个来自上流阶层的人，在此刻更加突显出自己的卑微与落魄不堪。

楚展塘瞪着那张俊美尔雅的脸孔，撕裂淌血的嘴角让他连一个不以为然的冷笑都勾不出来。

“不用你多管闲事！”他冷冷回了句。

像是没注意到他异样的脸色，男人仍伸手将他扶起。
“我有车，要不要送你上医院检查？”

是啊，楚展塘猜想他开的一定是百万名车，跟自己这种连口袋里要掏出一千块都很难的人截然不同。

“不必，老子还没死，去什么医院？你快滚吧！”他不耐地说道，一转身立刻又痛得龇牙咧嘴。

听他这么说，男子挑了挑眉，也不想多管闲事，转身径自离去。

转头瞥了眼那名多事男子，楚展塘拐着脚正要走出小巷，却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只黑色皮夹。

眼看男子已经走远，他迅速捡起地上的皮夹，翻开夹层——一大叠厚实的钞票，让他眼睛发亮。

五万块！他暗自吹了声口哨，果然是个有钱人！





发挥混混本色，楚展塘迅速掏出钱塞进口袋，随意挑出里头几张金卡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下，顺手就要塞进口袋里——不对！想了想，他又把信用卡塞了回去。

虽然他现在穷得快被鬼抓走了，但是盗刷这种事风险太大，恐怕还没占到便宜就给逮进牢里，他还没蠢到为了区区小利而去吃牢饭。

继续翻着皮夹，又看见几张俱乐部的金卡。

这些可恨的有钱人！还真懂得享受！楚展塘不屑地冷哼。

里头还有几张名片，他抽出一张凑近亮光处，终于看清名片上的字。

“超越”企业副总裁——梁珣。他默念着上头简单利落的头衔。

看着那挺拔的身影，楚展塘若有所思地微微眯起了眼，许久，脸上竟然露出了诡异的笑。

抄出皮夹内层的身份证，上面一张俊美无比的脸孔也看着他。

“小子，谢谢你啦！”楚展塘得意地咧开嘴。“既然你这么好心，就把身份证借给老子用一用，反正你钱这么多，不会在乎这区区几十万吧？！”

有了这张身份证，总算可以先让他捱一段时间，不必四处想办法去弄钱。

将名片跟身份证一并塞进口袋里，他将皮包连同几张信用卡往墙角一丢，心情大好地带伤拐出小巷。

第一章

人声鼎沸的服装秀后台。

一场精彩紧凑的春季服装秀才刚结束，后台里满是嘈杂的人声。

化妆台前忙着卸妆、换衣服的模特儿，四处忙着递送饮料点心的工作人员，延续着方才那场精湛服装秀的高亢气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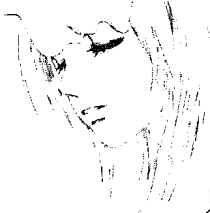
压下满涨的高昂情绪，楚蔓荷轻喘了口气，端详着镜里的自己。

一张充满现代感的妆容倒映在镜中，完美的瓜子脸上是今年最新的彩妆，简单、利落的色彩让她看起来别具现代感，搭配身上一袭压轴展出的无袖高腰剪裁裙装，更有画龙点睛之妙。

银亮的眼影将她清澈美丽的大眼衬托得更加灵动有神，挺翘的鼻梁让过分小巧的脸蛋有显著的三维效果，只淡淡上一层唇蜜的嫣唇看起来粉红晶莹，随着上扬的弧度，显得十分娇柔甜美。

一头长发卷成蓬松的大波浪，麦栗色的头发让人想起秋天耀眼的金黄，活泼俏丽中不失时尚感，也难怪她今晚会博得最多的掌声与喝采。





但她很清楚,这些掌声绝大部分都不是属于她的,她只是赋予这些布料生命的展示者。

“小荷,你今晚的压轴演出真是太棒了!”

还没来得及转换情绪,一个兴奋的声音陡地自身后传来。

一转头,她不由自主地漾开微笑。

杨岚,她的老板兼设计师,是目前时装界少数拥有专属模特儿群的资深设计师,天分加上认真,短短五年时间,他就在时装界占有一席之地,为她们这群模特儿开拓了许多表演舞台。

才三十出头的他很年轻,为人亲切随和,对旗下的模特儿更是照顾有加,从每个人只喊他“岚哥”就可看得出来,他跟大伙儿的关系亲密得就像个大哥。

“岚哥谢谢!”楚蔓荷兴奋地唤他,“您每季的衣服都好棒,总觉得没能完全表现出这些衣服的特色。”

她的脸蛋红扑扑的,眼底闪烁的神采让人不容怀疑——她是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,喜欢这种完成每一次演出的成就感。

“你表现得很好。”杨岚微微一笑,专注的眸子几乎探进她灵魂深处,“我喜欢看我的作品穿在你身上,看着布料在你身上摇曳生姿,好像有生命、有灵魂。”

这是真话,不论是新潮前卫、复古甜美,还是典雅婉约的设计,在她身上总是格外的出色而协调,这也是他为什么总爱让她压轴的原因。

三年前，他在街头偶遇她，她修长优美的身材比例无懈可击、美丽抢眼却又糅合着一股单纯恬静的独特气质，让他惊为天人，立刻有了签下她为专属模特儿的冲动。

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，他总算说服刚出校园的她，放弃一家中型企业的特助工作，转而成为他公司的第一个专属模特儿。

三年时间，她以她独有的气质与美丽诠释他每一季的设计，将“岚”这个品牌打入上流阶层的贵妇心中。

即使随着他的知名度升高、服饰逐渐打出市场，模特儿也越来越多，他最钟爱的，仍然是她。

他很执著地相信着，楚蔓荷是他的“幸运符”。

“岚哥，采访记者来了！”

杨岚的助理急忙跑来通报。

“我马上就去。”他朝助理点点头，还不放心地追问楚蔓荷，“今晚的庆功宴你会参加吧？”

“嗯。”点点头，一抹美丽的微笑再度漾上她的脸庞。

一瞬间，他的眼仿佛被那抹灿烂笑容给染亮了，听着远处再度传来的催促，杨岚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她一眼，才转身离去。

看着杨岚离去的俊朗身影，楚蔓荷松了口气，发现自己几乎要在他热烈的目光中窒息，却不知道那是因为喜欢，还是——压力。

她不确定，但是，她知道自己很感激他、感激他的提携与照顾、感激他在那么多的模特儿中，始终把她摆在最





重要的位置上。

她用力摇摇头,让自己回到现实,后台的喧嚷嘈杂,也重新盈满她的耳畔。

“小荷,你有访客喔!”

才刚坐下正准备卸妆,休息室门口再度传来高声呼喊。

“喔,来了!”

放下卸妆乳,她赶紧起身走向休息室大门。

一看到那张被打得鼻青脸肿、却依然清楚辨识得出的熟悉脸孔,楚蔓荷的笑容霎时僵住,一抹几乎察觉不出的厌恶闪过脸庞。

“哥——”楚蔓荷勉强唤了声,“有事吗?”她的态度没有半点手足间的亲密,有的只是生疏与戒备。

“小荷,这回你一定要帮我!”

他仓皇焦急的声音,将她走完秀后的亢奋情绪遽然拉到谷底。

“又要钱?”她冷冷地看着他。

他总是这样,不是吗?惟有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出现,才会记得他还有一个妹妹。

出乎意料的,他竟摇摇头,夹烟的手隐约颤抖着。

“我惹上大麻烦了。”

一句话,让她头皮顿时发麻。

每次只要他一出现,她的生活、她的平静总是被彻底颠覆,总得因为他而震荡不安好几天。

“我说过，往后你的任何事我都不会再管了。”她硬起心肠别过身去。

“小荷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我死?!”

他的话犹如一记重锤，狠狠地敲进她的心底，激起长久以来蓄积的怨愤与不平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会是她的哥哥？为什么这个名为手足的男人，所做的一切却是竭尽所能地伤害她、让她惊恐不安，将她平静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？

她更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总会一次又一次的心软？为什么总得被这条亲情的血脉所捆绑？

她不在乎他的生死，难过的只是为什么他要一次又一次的，来考验她人性中最脆弱的那一面？

他到底想证明什么？她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妹妹？是不是一个见死不救、毫无感情的人？

“你要什么？”深吸了口气，她缓缓吐出一句。

小心左右张望了一下，楚展塘将她拉到一边，悄悄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。

“什么？”闻言，她的脸色顿时刷白，半晌吐不出一句话，只用一双惊骇的眼神盯着他。

“小荷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这件事刚开始你一定很难接受，但是我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你是我妹妹，天底下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帮我了。”他紧抓着她的肩头哀求。



论金钱，她已经数不清为他付出多少，当模特儿三年多来，她的银行存款始终少得可怜，每次一有了点积蓄，立刻就会被楚展塘给要走。

谈心力，这些年来，她为了解决他惹下的各种麻烦，早已弄得心力交瘁，现在他竟然还要她去——

“你要我去勾引一个陌生的男人？”

楚蔓荷什么话也听不进去，脑子里轰轰作响。

楚蔓荷一听到这个荒谬的计划，就直觉他疯了。

天底下有哪一个做哥哥的，会唆使妹妹去勾引男人？有，楚展塘就会。

当哥哥——他实在不配，但悲哀的是，这个人却跟她有着切不断的血缘关系，一辈子注定跟她纠缠不清。

“那不是勾引！”楚展塘烦躁地搔抓一头乱发，让他更显狼狈，“是去替你哥哥打好关系，留下一条贱命来。”

楚展塘把自己说得越是卑贱，楚蔓荷就越是觉得他可恶。

“你是知道那种人的，不但财大势大、嚣张跋扈，一旦惹上他们，就只有等死的份，现在惟一的办法是，你去接近那家伙，如果跟他打好关系，这笔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！”

“我不要！”

她怎么可能会去勾引男人？

虽然她是个模特儿，总是给人时髦光鲜、走在时代尖端的印象，但却仅止于展现肢体，而不是出卖身体。

“小荷，对方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，那家伙不但是知名企业的小开，还是个白手起家的副总裁，青年才俊不说，身家更值数十亿，你跟他上了床也不吃亏……”

一巴掌甩去他未完的话，一张美丽的脸蛋冷凝如霜，眸底却满含着屈辱的怒焰。

“你还要我去跟一个陌生男人上床？”这种话——他也说得出口？

门外袭来阵阵冷风，夜晚的寒气仿佛跟着钻入肌骨，连心也直发凉。

他手里的烟漫起白雾，在眼前袅袅散开，让眼前这张曾经熟悉，此刻却显得如此陌生的脸孔飘渺而遥远。

他是谁？她曾经认识过这个人吗？他竟然冷血地想用妹妹的身体，去摆平他插下的娄子……

“我知道你一向爱惜自己，但这种事你迟早会经历，对方的身分绝对不会让你太委屈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这些话听在楚蔓荷耳中，更觉不堪入耳，“不要再说了！我不会答应的！”她浑身不住地发抖，是愤怒、是绝望，是心灰意冷。

好不容易有了今天，她有了自己的小小成就，却得为了骨肉亲情出卖身体？

“小荷，拜托你，就算帮我最后一次，不然哥哥一



他哪有个哥哥、有二十八岁大男人的样子？简直就像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，捅了娄子就想丢给她收拾。

她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，他这个当哥哥的，除了惹麻烦、扯她后腿以外，根本毫不关心她，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出现。

挫败地吐了口气，楚展塘换上可怜兮兮的语气。

“小荷，我毕竟是你哥哥耶，要是我真被人给剁手剁脚，你忍心吗？要是爸妈知道了，肯定会伤心透顶的。”

“爸妈早就死了。”她近乎残忍地说道。

父母的早逝一直是她心中最深的痛，但这一刻，她突然庆幸他们走得早，可以眼不见为净，爸妈为他收拾的烂摊子也已经够多了。

她老早就对这份手足亲情感到绝望，却没有比此刻更加感到深恶痛绝过。

“你真的不帮我？”楚展塘恼羞成怒，当下变了脸色。

楚蔓荷别过头，拒绝的态度表明得再清楚不过。

“好，你狠！”楚展塘忿忿说道，“等我真被人剁手剁脚，被人弃尸在路边，你就不要后悔！”

撂下一句话，楚展塘犹如一阵旋风般快步离开她的休息室。

宛若一具被抽空灵魂的木偶，她麻木地走向自己的化妆台前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两道泪划开了她脸上来不及卸的妆，就仿如心底那道被硬生生撕开的伤口。

那个残忍的刽子手，竟是她自己的哥哥，跟她来自同